

活動之二：「新世紀台灣藍染工藝發展座談會」紀實

●黃欣怡●

壹、座談會計畫

一、座談主題：臺灣藍染工藝的過去、今日與未來

二、討論題綱：

- 1、探討台灣傳統藍染產業發展變遷的歷史特性。
- 2、探討早期台灣藍染植物、製靛、染色技術以及傳統藍染製品的特色。
- 3、探討新世紀加強保存台灣藍染工藝技術文化的意義與重要方針。
- 4、如何於地方社區落實建立藍染工藝文化振興發展的機制。
- 5、如何促進台灣、大陸、日本三地藍染工藝文化、產業、技術的交流學習。

三、主持人：翁徐得所長

四、出席學者：

- 1、江韶瑩 國立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所教授、傳統工藝文化研究
 - 2、李瑞宗 慈濟大學共同科教授、陽明山民俗植物研究
 - 3、曾啓雄 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教授、植物染料色彩研究
 - 4、陳景林 台南藝術學院應用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染織藝術調查研究創作
 - 5、川人 美洋子 日本德島縣立工業技術中心主任研究員、藍染工藝研究
- 五、與會人員：染織工藝研究人員、相關社區組織團體與染織科系師生
- 六、紀錄整理：黃欣怡、馬芬妹

貳、座談會紀要

一、主持人致詞 翁徐得所長

各位老師、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今天的討論主題是台灣藍染的過去、今日與未來，各位手上的資料列有幾個討論大綱，我想是不是先找幾位對台灣以往藍染產業比較熟的發言，讓我們了解一下，把過去認識一下再來討論。好像有幾個地區的代表，先請他們介紹一下地方的狀況，希望怎麼樣來發展？或者有什麼困難？這樣才能比較具體一點，先請三峽發言，大家比較常聽到三峽的染布。

二、社區團體代表與研究人員發言

1、張光驊先生 三角湧文化協進會

大家好！我們是三峽鎮的三角湧文化協進會，三峽老街以前都是染坊，從一些調查的紀錄、生活背景，印象中遺留下來的文物資料，讓我們知道本鎮過去有這樣的一個產業，還有一些文物遺留在那裏。因為大家都很有興趣，就朝著這方面開始調查的工作，起初由工藝研究所馬老師帶著我們去做一些藍草植物加工製作藍靛染料的技術復原工作，經過了半年多，現在技術方面已到達可以發酵建藍染色的程度，後來剛好一個機緣接觸到陳景林老師，帶著我們更深入的研究。

我們協會一直在做一些藍染產業文史的調查，成員大部分是學校老師，空閒的時候，會分批去訪問一些耆老，當然這些耆老不是那麼容易找，紀錄方面目前還沒有整理出來。我們也辦過簡單的DIY活動，甚至到山上去採大菁，這等於是一個導覽認識藍染工藝的相關活動吧！

辦理這些區域性活動的目的，主要是希望它能勾起民眾的感性與認知，進而成為一種社區產業，但是我們知道目前所辦理的一些活動，還無法強烈吸引民眾投入感情或時間，一

齊推動社區產業再造。目前我們還在繼續觀察和研究建藍的技術，也希望對這方面有興趣的單位或朋友，能跟我們多交流指導。

我們協會目前在老街租一個房子，內部還蠻簡陋的，需要一個展示或製作的空間，希望有相關單位會注意到這樣的狀況，然後給予我們空間或其他資源上的幫忙，我們這一群是很有心，但是這樣的困境很需要幫助，我們慢慢做，當然希望有其他資源進來，謝謝！

2、宋永松先生 美濃愛鄉協進會理事長

非常感謝工藝研究所給我們這個機會，來參加這個演講，增加很多知識，也認識很多朋友，我所知道有關美濃鎮的歷史藍染方面，簡單報告一下。

美濃大家都曉得是一個客家庄，在清朝時候的移民，大部份都是從廣東那邊過來的，尤其是梅縣、蕉嶺這個地方。在美濃有個部落叫做竹頭角，就是現在的廣興、興隆、廣陵三個里。所謂「廣」可能跟廣東人有關係，這個地方的藍染產業比較早開始。

美濃的移民在1740年從梅縣過來時，就把藍染技術傳進來。美濃客家的服裝都是藍色的，就是所謂的藍布衫，這個藍衫也有人稱爲是唐裝，但是據我們所知這種服裝形式從明代開始到清代即有，起源甚早。藍衫是美濃地區或是六堆，南部客家族群傳統服飾的代表。過去南部客家的婦女都是穿這個藍衫的，會場外面有展示二件藍布衫，一件女用的大襟衫，一件男用對襟衫。

根據我們的調查，在1910年日本人統治臺灣不久，美濃地區的傳統藍靛產業就逐漸沒落。我所知道的我們有一位鄉親，就是臺灣三菱公司董事長傅慶藤先生，他目前在臺北，將近90歲的人。他家過去是開設藍染工坊，採購回來的原布料經過他的染坊染成藍色，然後販賣給南部的客家庄，包括屏東、內埔、萬巒這些地方做成藍衫。以前藍衫十分樸素，襟袖花

邊很少變化，沒有像今天我們所見到的這麼多的變化。美濃地區民風比較保守，還有部分老婦女在穿藍布衫，不過已很少了，因此這個產業等於是消失了。當時我們因爲調查撰寫地方誌的關係，去地方查看時，還曾發現有一些舊藍染坊，存有一些藍料，但是已經沒有人從事手工染布。

在美濃大家都有一個共識，就是希望美濃將來朝向國際觀光的方向發展，地方產業在美濃愛鄉協進會的努力之下，有一部分已經推動得頗有成果。例如油紙傘過去是一個實用性的雨具，現在變成一個美術性的裝飾工藝，不僅沒有沒落，反而有越來越盛的現象，所以美濃紙傘有相當多銷售到世界各地。在1980年左右，本地開始發展陶瓷，有一個著名的美濃窯，起初生產家庭陶瓷的杯壺碗盤產品，之後美濃窯也發展多樣化路線，就是創作大型陶壁的公共藝術，很多機關建築需要美化空間，就採用美濃窯的創作陶壁。當然傳統產業如果只是一、二樣，對地方發展有限，我們希望多元性開發。

二年前，我們協會經常討論如何復原傳統藍染工藝，但是限於經費，也還沒發現特別熱衷於這方面的朋友，經過二年的蘊釀，前年十月本人接任愛鄉協進會的理事長之後，對這個藍染產品特別留意。因爲我過去是在一個職業學校當老師，學校家事科老師指導學生縫製染色產品，還有到大陸雲南地區看到藍染產業，覺得非常喜歡。所以接任理事長之後，經常與協進會的同仁討論，設法朝向傳統藍染工藝這一方面工作發展，將來我會跟我的同仁、鄉親共同努力。

今天有這個很好的機會來聆聽，今後當然也需要借重工藝研究所以及在座幾位老師的幫忙，陳景林老師、馬老師過去也幾度到美濃來，有意協助美濃推動這個事情，我想我們的前途光明，謝謝！

3、殷獻政先生 臺南縣後壁鄉墨林社區理事長

我來自臺南縣後壁鄉菁寮地區，本來我們對「菁寮」這個地名只知道以前台語稱做「播菁仔」，但對此名稱源由完全不知道，染織工藝方面也不熟悉，今天我只是想先復育植物，找回先人曾經走過，曾經生產過的植物。

我是直到今日才知道菁寮地區，以往所栽植生產的是豆科木藍，也就是以前台語所說的「染布菁仔」，聽說可以藥用。在我們那邊曾用此植物來治療傷、內傷，但不知道服用方法，這種可以染布，可以藥用的木藍，目前據我所知只剩下三、四棵，因此我們首要工作是復育繁殖，請各位專家幫忙指導，謝謝各位！

4、張永勳先生 中國醫藥學院藥學研究所教授

非常感謝今天主辦單位的邀請，我是在中國醫藥學院服務，從事中藥方面的研究。我對今天主題可以講是完全門外漢，我之所以跟工藝研究所馬老師認識，也是從應用馬藍植物（山藍）開始，各位曉得我們今天藍染的材料是從植物提煉，這幾種植物—馬藍、菘藍、豆科的木藍、蓼藍，都可以提煉藍色素作為染料，進一步發展染色工藝。中藥的板藍根、大青葉、青黛也都是從這些植物製造而來的，這四種植物的葉子，在中藥裡面都叫大青葉，這四種植物的根或莖都當作板藍根來使用。

「板藍根」和「大青葉」在中醫裡面，主要是當作消炎、解毒。大陸這幾年對板藍根藥用相當重視，他們把板藍根做成這種沖劑，治療感冒、喉嚨痛。我們研究所老師在大陸考察帶了好幾包回來，包括我自己前兩個禮拜也剛從大陸調查回來。板藍根確實在大陸是很流行，除了板藍根和大青葉之外，由大青葉也就是四種植物的葉子提煉出來的藍色素，對各位來講是藍靛染料，但是把它乾燥以後，在中醫裡面也是一個中藥，我們叫做「青黛」。

對於青黛各位可能不太熟悉，如果喉嚨痛去找中醫師，或者直接到中藥店去，醫師通常

會給病患一種「吹喉散」，一吹喉嚨涼涼的，覺得療效不錯，吹喉散裏面最重要的成分就是青黛。大陸對於青黛的藥用研究大概有一、二十年，青黛主要成份：一個叫Indigo，一個叫Indigorubin，這兩種主成分分離出來，單獨做成藥物，臨床用來治療血癌、血小板過多症等，效果很好。

二、三年前，因為我擔任附設醫院藥局主任，我們醫院的一個醫生發現為什麼我們醫院使用的青黛藥跟其他醫院、診所用的顏色不一樣？有的顏色很深，有的顏色灰藍色，來向我查問，到底那一種比較好？一般若以化學分析，檢驗其中主成分Indigo，含量高者當然就有較好的療效；同時我們去查大陸的文獻資料研究報告，也都表示青黛藥顏色越深的成分含量越高，品質最好。但是幾個禮拜以後，我們檢測藥局青黛藥的結果，竟然發現目前使用顏色最深的青黛藥裏面完全沒有Indigo的成分。由於只有自己研究檢測的結果可以採信，在這個基礎之下，我們開始廣泛的去調查收集市面上所有青黛藥，做成分分析，結果發現一個很嚴重的事情，就是我們中藥店販售的青黛藥幾乎都是假品，假品中完全不含Indigo成分。

這種嚴重的情形對一個學中藥、做中藥研究的人，我想是一件很重要的課題，當然我們也把這個訊息轉知給中藥店、中醫界。為了這件事我也親自跑到福建去調查，因為台灣青黛中藥真品來源，是在福建仙遊縣製造，透過福建的中醫學院，跟我們中國醫藥學院有彼此合作的關係，當地的老師、相關人員，帶我到現場去調查，對於製造青黛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最近這幾年經過我們的呼籲，發現市面上所用的青黛逐漸改進，用真品的比例也越來越高。

後來透過農試所特作研究室的介紹，才知道同一植物工藝研究所應用成藍靛染料，而我們是做中藥來使用，今後對於上述四種藍草我們各從不同角度，跟各位共同切磋、研習。謝

謝大家！再做一點補充很有意思的現象，目前市面上所賣的這些青黛藥，90%假青黛完全不具有Indigo成分，那到底是由哪些成分組成？因為藥商就是不肯明說，所以我們還在進行分析檢測。

三、出席學者發言

1、陳景林先生

臺南藝術學院應用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

大家好！我個人會跟藍染接觸，是我到中國西南地區考察少數民族的服飾而開始，少數民族服飾的基礎是各種傳統染織技術，藍染在此佔有相當的分量。

工藝染色的部分，使用的植物染料非常多，到目前為止，只要是交通不發達的地區，使用天然染料的比例還是非常的高，尤其是藍靛染。中國西南三十多個少數民族服裝，還沒發現到哪一個民族不使用藍靛染，過去包括漢族也是一樣，藍靛染是共同的染料與服色。有一天，我跟漢聲雜誌社負責人黃永松先生討論，提起中國文化影響的區域，往東北到韓國、日本，往西南到中南半島，甚至再往南洋群島，往西的印度，整個亞洲地區，多少千年來，主要的服色就是藍靛染，就是這個藍色，這個藍染最重要，使用量最多的，所以不知道有多少億人口曾經受惠於藍靛染料。

但是這個藍靛染料在不同的地區是以不同的植物製造生產，目前我們能分辨，就是剛剛被提起的菰藍、馬藍（山藍）、蓼藍、木藍四科植物。在我考察過的大陸西南地區來說，藍靛幾乎都是馬藍植物製造，其他地區包括台灣、中南半島、琉球都有馬藍。印度藍所指的是木藍植物，在大陸西南地方也有栽植木藍、菰藍，但是比較少，這是我目前所看到聽到的大致情況。

我在這裏想報告的重點有兩方面，第一是我在大陸各地區調查有關藍靛技術與藍染工藝的經驗，第二是我最近和三峽文化協進會互動

之間，我們所面臨的一些問題，而這個問題就在我們討論題綱的第四條議題。這十年我走訪西南地方，停留的時間合計超過700天，換言之，在當地有兩年多的調查時間。

根據考察，每個地方的藍染工藝技術大同小異，差異不大。發酵建藍跟染布的方式過程，與今天上午川人老師演講內容大致相同，但是有關將植物加工把藍色素（藍靛）提煉出來的方法則不一樣。我們看到日本的蓼藍是用堆積發酵法濃縮製造藍色素，大陸西南地方的馬藍、木藍使用生葉浸泡方式，經過一天半到四、五天浸泡溶出色素，視氣溫而定，溫度越低，浸泡時間越久。浸泡至一定程度後，把枝葉撈除掉，倒入石灰水，加以沖擊，稱為「打靛」或「打藍」。在過去都是使用人力，前幾天看到一張三峽早期的打靛池的照片，當時手上拿的工具，對照我在西南地區所見的完全一樣，推測這個藍染技術的引進，應當是由早期移民從中國大陸傳進台灣。到目前為止，有關台灣藍染技術的引進，我所知道的情況大概是如此，這方面的調查李瑞宗老師非常深入，等一下由李瑞宗老師發表，分享他的成果心得和經驗。

接著我再延續剛剛我說的製靛的過程，在當地所見的跟台灣早期使用的方法大致相同，但是分成兩個系統：第一個是專業生產區，生產的藍靛是以銷售為主；另外一種是自家藍染土布使用。兩種情況都是用水來浸泡使之溶解色素，生葉採收之後要趕快泡到水裏面。專業生產區的浸漚池，台灣稱做「菁畧」，規模很大，我看過最大的浸漚池，直徑5公尺左右，一般常見直徑為2至3公尺。專業生產用大容積的浸漚池，來溶解藍草的色素，如果是自家用，則以木桶，也就是藍染桶，這個染桶在浸泡生葉時當做浸漚缸，製成藍靛染料後，又可以變成發酵藍染缸，功能可以延續的。

有關專業生產區浸漚池，它只是用來製造藍靛。比較大的浸漚池，一般型式都是圓池，

為什麼做圓池而不是方池？後來我發覺打靛的時候圓池可以使液體流動順暢，如果是方形有轉角，流動就受阻礙，石灰乳與色素結合便不均匀，影響打靛的品質。此外圓池打靛時，周圍有數人拿著長柄木耙子同時朝池心撞擊打靛，沖起很高的藍液浪花，因為力量都是往中間，所以藍液直落於池子中間，不會噴濺的到處都是，這也是圓池的優點。家庭式的打靛法，就拿著水瓢子舀了以後，從半空中讓它沖下來，反覆的舀沖氧化。此種手工打靛一般進行兩個鐘頭左右，中間不能休息，所以製靛工作非常辛苦。

目前我們在台灣使用電動攪拌器快速打靛，短時間內就可以打到相當的程度，至於要打到什麼程度才算是好呢？以個人經驗剛開始出現白色的泡沫，再來是粉青色的泡沫，從粉綠逐漸轉深，打了一陣以後加進石灰，加了石灰以後就可以看到泡沫快速的轉藍，藍的顏色越來越深，深到藍中帶紫色，藍泡沫越來越多。打了超過半個多鐘頭或40分鐘以後，藍泡沫又逐漸變少，等泡沫不再增加而一直在消退，此時打藍就差不多可以完成。打藍時間應該是跟打的力量有直接關係，一般來說根據經驗，觀察藍泡沫的體積與色澤變化決定結束與否。打靛之後靜置讓色素沉澱，石灰和藍色素結合之後，因重量之故就會沉澱下去，最後把上面透明的黃褐色廢水倒掉，剩下的藍泥就是我們所要的藍靛。廢水一般都是咖啡色調，有時候咖啡色中帶紅，有時候帶褐色，這說明了藍草含有其他的色素，而我們要用的是它的主要色素－藍靛素。

上午演講的老師表示分析藍靛素成分，其中帶有紅色素，所以不稱「青色」，稱為「靛色」，或者稱呼「藍靛色」。在色相環裏靛是介於藍、紫之間中帶有紅味，所以若要判斷藍靛品質，以我走訪鄉下體驗問當地百姓哪種藍靛最好？所得到的答案是藍中帶有紫色光的，才是最好的藍靛，純度最高，這個與我們剛剛

所講的，打靛的時候靛花藍中帶紫是相關。中國繪畫的顏料的「花青」，是藍靛加膠來製作的，因此藍靛用途不僅是染料，也用於繪畫顏料，這方面很顯然的跟中國具有適合四種藍草的生長環境息息相關。剛剛張教授提到青黛藥用功能，正好今年初我們去拜訪三峽耆老，他是製作青黛的老前輩，他表示最好的青黛就是靛花，也就是打靛時所產生的那層藍泡沫，把藍泡沫撥下來拿去曬乾成粉末，曬的時候要相當小心，因為藍泡沫很輕，風一吹就飛走了，所以製作起來也是相當麻煩，真正好的靛花青黛是很貴的，同時他也提到市面上很多青黛都是假的。

在我所考察過的少數民族，看到有關應用藍靛染色的工藝技術，可以分成幾種項目，第一個是「青土布」的藍染法，除了重覆染藍之外，又再複染別的植物染料，使被染物呈現複雜色光變化。比如我們看到少數民族服裝的藍色，染的很深幾近黑色，其中帶有黑，或帶有紅，或帶藍的味道。過去我們老祖母所穿的衣服要不是藍色就是黑色，但事實上我可以告訴大家，其實很少用黑色，幾乎都是暗藍近黑，因為經過多次的複染以後得到的結果看起來像黑色，事實並不是純黑色。在我們的色彩文化中，黑與青並不是分的很清楚，我們說頭髮為「青絲」，黑的頭髮怎麼叫青絲呢？蓋房子的磚塊，叫做「青磚」，事實上是黑磚黑灰屋瓦有時叫「青瓦」，黑煙也叫「青煙」。在色彩語言上黑色和青色的混淆，我覺得很可能因為藍靛染色的經驗，影響很多文化色彩的認知。

藍靛複染次數多達十餘次之後，被染物就會帶紫色光，但也有複染紅色植物染料，使其呈現紫紅光的，如侗族服飾最高級的就是染得帶紫色光，也有少數地區藍染之後再染黃色，因此藍色帶有一點點綠的味道，不同色相的複染就可以產生很多的變化。藍色是服裝底色，因它本身是一個非常沉穩的色彩，在暗藍近黑而明度很低的底布上以其他高彩度色線刺繡，

色彩對比強烈鮮明。這些色彩給人一種印象，認為少數民族服飾非常華麗，其實是背後的深青暗藍色有後退機能，將別的顏色對比的很漂亮，呈現的很華麗，以上便是民間藍靛染的青土布工藝。

第二項藍染工藝系列就是所謂的「刮漿藍染」，又稱做「藍印花布」的工藝，中國的彩色刮漿染非常少，都單色的刮漿染，尤其是藍染的刮漿染，過去非常普遍，以往幾乎各省都有生產藍印花布，現在多數地區逐漸消失了，保存下來很少，目前在上海附近的幾個縣還有生產，但大部分是後來再復原的。我陸陸續續還收集到幾片刮漿染的花版，但是不多了，這種刮漿藍染技藝在民間不易保存。

第三項藍染工藝系列是「蠟花藍染」的系列，這項工藝倒是保存的比較多些，最有名的是苗族的蠟花藍染，在少數民族之中苗族的蠟染是最優秀的，尤其是貴州苗族的蠟染，十分精緻。到目前為止，大概還有七、八個區域生產，各地的蠟染風格各不相同，保存的相當不錯。

第四項就是「紮花藍染」的藍染工藝，紮染就縫染、夾染、絞染等防染工藝。紮染一般來說都是後染物，也有先紮經緯織線，染後再織，但是這種技法不多，中國海南島有這個紮經染，把經線依圖案紮好再去染色，藍染色後拆解，再調整對花織布。雲南緬甸交界的地方，亦有這樣子的工藝，新疆地區也有一些，不過並非藍染。以上就是我們看到以藍靛染技術為主，發展出來四項主要的藍染工藝。

其次就是要談有關於本地三峽鎮藍染活動的推展情形，目前有滿多的事情亟待我們去努力突破，第一項是輔導機制的建立。我很希望能夠從行政單位去找到一些資源，由行政單位、研究團體、業界、有興趣的人四方面結合，尤其是文化行政系統要出面整合，在推動工作時常有些客觀環境與資源的問題，民間組織沒有辦法突破，三峽鎮藍染復育活動屬於產

業文化的工作，今日講求社區總體營造，因此文化單位首要的任務，必須落實建立輔導機制。

第二項是調查紀錄野生山藍族群。目前三角湧文化協進會雖然也進行了一些，但是缺乏周詳規劃與方法。因為藍草的生長環境與整個山區氣候，地理水文、河流有很大的關係，所以這個部分以後我們應該加強做一個區域性的普查。我目前也四處尋找調查山藍的分佈，發現從陽明山區至石碇、深坑至新店至三峽區域，台北縣周圍的山區都有山藍蹤跡，這些必須詳加調查紀錄。但是紀錄的目的不是要公布讓大家都知道藍草在哪裡？正好相反，紀錄的目的是要保存台灣原生或者野生馴化的藍草基因庫。我覺得這個工作很重要的，野生山藍並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在我推廣藍染工藝的過程中，最擔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一窩蜂了之後，藍草也變成逐漸消失的山葡萄藤了，山葡萄藤因為很多人知道它的療效，結果不管有用沒用，大家只要能辨認山葡萄藤就把它採回去，結果現在山葡萄藤枯竭。在藍染方面如果我們辦了很多推廣活動，大家知道藍草可以染色，很好用，紛紛四處摘取，那麼野生族群就會快速的消滅。目前雖然還未面臨，但是我對此有危機感，假如我們要保留山區藍草，就必須去做調查紀錄保存基因庫的工作。

第三項是我們要推廣藍草的栽植復育工作。要應用就要有計畫種植復育，而非完全取之於野生，野生植物和野生動物一樣，事實上是很需要我們去保護的，我們在辦理藍染活動的時候再三強調這個觀念。

第四項工作是設立小型的藍染工作坊。目前三峽藍染工作坊可以說是非常簡陋，若有似無，辦活動時很難施展，所以這一項我們要設法立即解決。

第五項是重建三峽傳統的製靛、發酵、染色的流程、技術與歷史。其實就是重建小型傳統工作環境，如果有一個模擬情境的展示空

間，在我們舉辦活動的時候，可以讓民眾認識這項傳統產業的歷史背景、技術特色，以及先人辛勞開啓藍靛產業、藍染生活的足跡等等。

第六項是說擴大設立青土布染、紮染、蠟染、夾纈或者植物染色工坊。目前三峽有一所籌備中的小學有意朝此方向發展，希望建立地區性鄉土教育特色的學習環境。我正協助規劃，希望有200坪完整空間，設立染織教室，成為長久性的工坊，也希望空間設施開放，將來社區相關活動能夠移到小學進行，現任校長非常支持基本構想與規畫案，有意執行達成理想。

第七項是推廣教學。第一點是研究藍染，第二點是教師的培訓，第三個小項是中小學鄉土藝術教育的推動，早上我們也聽到日本也在做這件事情，希望它變成鄉土藝術教學裡面的重要項目，第四個是社區大學教育的內容，社區大學已經在板橋設立了，這個東西應該要想辦法推展到大學裡面去，讓它的人才培育不要斷層，這樣的話我們所講的小型作坊，到時候如果民間做不好、做不起來，至少還有學術單位可以借用，可以繼續不斷的辦活動。

第八項是建立民眾的體驗教室。這個是屬於較後期的工作，有一種做法是先辦理活動把氣氛帶動起來，受到重視以後也許容易得到資源。我們曾辦過一些熱鬧的活動，雖然看起來參與人員不少，情緒熱絡，但是最後還是擔心技術、材料與環境尚未落實或銜接不上，實質推展工作容易斷掉。所以我覺得在這之間要有所選擇，大型的群眾體驗教學設施，寧願把它列為後期，不要盲目炒熱。

第九項是建立台灣藍染產品特色與認證方法。將來台灣藍染工藝推展至一定程度時，有可能價廉的大陸西南藍染產品，出現在三峽與此地產品競爭，因此必須做產品產地的區隔認證，並建立台灣藍染產品特色。產品的開發設計要具有地方特色與原創性，設法區分方向路線。台灣生產成本高，商業競爭上極容易被大

陸西南的便宜的染色產品打敗，取代我們原來想要發展的地位，這是很快就會面臨的問題，本地藍染產品若得不到利益就沒有辦法發展下去，所以這也是要好好思考的大問題，。

以上林林總總列了九大項有關台灣發展藍染工藝亟待推展注意的工作項目，由於時間關係還有一些比較次要的項目尚未說明，有機會再談，謝謝大家！

3、李瑞宗先生 慈濟大學共同科教授

我看大家對藍染都很有興趣，基本上我把藍染發展分成幾個階段來思考。

大約十五年前台灣剛開始發展陶藝的時候，日本第一次來台灣展示他們陶藝作品，我們馬上可以比較出日本的工藝達到什麼樣的水準，當時台灣的陶藝作品多數還是十分傳統的日用瓶罐，經過多年，台灣陶藝已經提升到很好的境界。換句話說台灣藍染工藝的發展也是相同，多人參與藍染活動、調查研究，不管是從生產角度，或者是從創作角度，聽很多人來關心指教，這方面的知識與技術層面就容易得到推展。

以前台灣種植藍草面積與生產藍靛規模十分大，日本統治台灣前兩、三年，統計全台灣從南到北種植小菁（木藍）面積接近2700甲，種植大菁（山藍）面積大約360多甲，加起來全台灣差不多有3000甲地在種植藍草生產藍靛。因為大菁植物是生長在背陽、潮濕腐質土的森林內，所以在北部山區比較多，中南部平原地區比較乾旱，木藍是向陽的植物，可以種在沙質貧脊的地上，所以中南部地區以小菁為主，而全省從南到北很多專業生產區的地名就是「菁仔寮」。

以大菁這種植物的特性來說，曾經種植過的話就不容易消失，因為它可以靠地下莖營養繁殖，果實成熟後會開裂落地再生，一直繁殖不斷，所以可以存留到今日，北部地區的深坑、木柵、陽明山、烏來很多地方都還可以找

得到。有這種植物存在的地方，可以了解以前很多人栽種生產，才能留下植物的蹤跡，也是大菁靛染料的產地。小菁比較不容易自然繁殖，今天在會場工藝研究所準備很多小菁（木藍）的種子，大家都拿到一小袋小菁種子，仔細觀察小菁種子是被果莢包覆起來，成熟的種子留在樹枝不易開裂掉下，如果植株下方的野草茂盛，就更難自然繁殖造成大量的族群。因此在北部山區要找大菁比較容易，但是中南部地區要找以前栽種過2600多甲，留下野生化小菁的地方，不太容易找得到。但有一種情形會留著，因為藥用的目的，所以有人會在田埂邊，或自家的花園裏種一、二棵。

日治時期為了推廣小菁生產與品質，曾舉辦過全省製靛品級的比賽，產量達到一定程度也有品質等級之分，就像現在台灣製茶比賽一樣，有比賽就會知道那些地方產的品質比較好，那些地方是二級品、三級品。北部地區，台北縣產量最好得過獎的就是在「海墘厝」，「海墘厝」就是今天的八里鄉區域，當地曾經種小菁比賽得獎，可是今天到八里找不到小菁植物，更別說像大菁一樣找到一整長畝，早期在田邊，還有幾棵因為藥用而保留著。中南部還有一些地方，有小菁的族群。

大菁很容易找得到，因為不容易絕種，只要不破壞山區自然環境，它就可以大量的蔓延在山谷裡。但是山谷如果被開發就沒有了，例如去年我們曾經調查平溪的一個山谷，當時數量還蠻多的，可是下半年再去的時候就消失了，因為開一條公路而被挖掘鏟除，自然山谷的大菁就沒有了。小菁本身的傳播能力比大菁還差，所以要找它的族群不容易，必須靠人工栽植繁殖維持，種幾棵在花園或菜園，沒辦法像大菁這樣在山谷裡面呈現一整片。台灣的藍染產業，過去分成兩個階段，一個階段就是生產藍靛染料的階段，就是剛才報告的北部大菁，中南部小菁，總計栽植面積三千甲與製造藍靛染料。另外還有一個階段就是屬於染坊的

染布技術，其實有些舊染坊門面還保留，只是知道技術的人早已凋零。

美濃、三峽都是著名染坊老鎮，但事實上過去最大的染坊並不在美濃、三峽，而是我們很熟悉的老城或通商口岸，只要大陸的貿易船可以靠岸入港接泊的地方，通通都有染坊，而且一個城市裏有二、三十家染坊。像鹿港、台南、大稻埕、艋舺等這些地方都有，但是陸陸續續沒落了，後來只有北港保留著，北港以往也有很多染坊，但是現在大家只知道北港有朝天宮。日治時期，南部客家地區最大的染坊不在美濃，而是在內埔和萬巒，內埔鄉鍾姓整個家族都是從事染坊工作，開了四、五家店。萬巒也是一樣，由同一家族經營，染坊也都很有規模。我們現在追溯藍染植物與工藝技術的尾巴，來還原台灣傳統藍染產業的版圖，會發覺它是相當龐大的，這些觀念系統建立了以後，就比較容易了解到哪裡還可以找到知道此方面的人。

不過製藍靛、染藍布是勞力與技術密集的工作，付出大量勞力的技術工人都過世了，留下來年歲已高的舊染坊的小開少爺，問起染坊如何生產經營，卻因生活比較優渥，年輕即至外地求學發展，不曾實際掌管染坊工作，故所知有限。曾經聽說有一位當年曾在三峽染布及踩過那個碾布石的人，但是下落不明，所以就變成一個很無奈的調查現況，找到舊染坊，問不到實際內容。雖然如此，我還是覺得，既然我們已掌握到美濃和三峽這個尾巴，地方文史工作若是進行地毯式的搜索，其實還是找得到一些蛛絲馬跡，有的時候走訪至舊宅門口邊看不出來，但是門一打開，屋裏好幾個碾布石。美濃鎮也有碾布石擺在家裏，有的把它翻轉過來變成石凳坐，後代對於碾布石也不曉得有什麼用途，覺得好看擺在花園配景，或放在門口坐。由這個碾布石就可以知道，當地過去曾有染坊，只有染坊才需要這個器物，因此從器物方面也可追溯背後的故事。

從礪布石去看出舊宅是染坊，從植物去看當地曾經栽種很多藍染植物，這些基礎就是支撐整個藍染產業。若能了解藍草的生產階段與其後的染坊染布的知識技術，接下來再結合有心有創意的人投入，由政府機關的輔導，將藍染工藝推展開來，希望更多人能了解它。謝謝！

4、曾啓雄先生 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系教授

今天大家討論的大都是從技術面去談論藍靛染色問題，我個人研究主題是色彩文化，因此以此觀點去談論藍染，儘管目前研究的是在處理紅色色彩的形成問題，這和此次的藍草主題有些不同，但都是構成中國傳統色彩重要的色相。以往的中國色彩象徵中，藍色通常是代表著庶民，紅則是代表著貴族，兩者是對立的，但不代表著庶民就不使用紅色，也不代表貴族就不使用藍色。

在建構中國傳統色的基本資料中，流傳下來的服飾實物資料，不是已經殘破，要不就是褪色，無法作為檢測的對象。唯一可以依據的，是從服飾纖維中所殘留的些微色彩色素，從色素的比對中，理解中國古代於服飾上，色彩的使用狀況。另外，從植物染材料染色技術面去復原，也可以得到當時染成的最初原貌，這方面的資料，除了可以建構中國傳統色的基本資料外，也是復原古代服飾色彩的重要依據。

另外，容許我對我目前所從事的研究工作做些的介紹，目前大致上已經完成的是對表達紅色語言辭彙的考證工作，如紅的色相對應宋朝之前都還有文獻將紅色相詮釋為粉紅色、淺紅的記載，如漢朝許慎的《說文解字》，甚至在明朝的《天工開物》記載著「紅花可以染出的色相有大紅、桃紅、水紅」。當然也有藍草染出色彩名稱辭彙的被記載，這些資料都是很好的建構時代色彩色相史的重要依據。從染色材料的立場去推論染成的色相，以復原色彩在

歷史上實際使用的情況是很合理的做法，以上是我和大家純粹以工藝技術或產業的立場看待染色活動的不同之處。

5、江韶瑩先生 國立藝術學院傳統藝術所教授

謝謝翁所長！今天有這樣的機會與大家一起討論，我特別感動的是，工藝研究所願意去振興非常沒落也非常孤寂的藍染工藝。上午川人老師的演講，不僅是完整介紹他們地方的藍染工藝，甚至詳細的包括文化技術的層面，這篇的報告論文其實也可以成為我們國內進行傳統工藝的範例，個人非常的欽佩。此次工藝研究所馬小姐籌備這樣的演講，並且邀請各方面的專家學者齊聚一堂辦理座談會，非常具有意義。因為這門藍染工藝並不是單純只討論藍靛的染色工藝而已，它包括早期歷史文化、包括整個生態環境與未來的發展運用，剛才幾位專家已發表了很多非常有見地的建議報告，所以我只能就某一些的經驗，或者所看到情形做一點補充而已。

如果依照我們今天討論的議題來說，把臺灣放在一個大的文化系統，我想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棉的文化史跟著藍靛染一起發展，依據日本崗村吉右衛門先生的著作，藍靛染跟棉的文化實際上在世界每一個環境都有一個定位。工藝研究所馬小姐的這本研究報告「青出於藍」，以及同是研究所黃淑真小姐在「台中亞太編織展－臺灣館」這本專輯裏頭介紹的「染」，基本上我們建立了臺灣藍染文化的系統。

如果從大的藍染文化系統來說，我們看到全世界最好的例子有三個：一個是在墨西哥及非洲，一個在埃及，另外一個是在印度西北部。依照崗村吉右衛門的說法印度的藍靛染與棉植物一起發展的，他稱之為亞洲文明的搖籃地區。自印度往中國西南發展，再從中國南方福州由海路傳播出去，這是所謂的「棉之路」，從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看到棉植物、藍靛

另外一個麻的文化系統它是來自印尼、爪哇，經過婆洲、中南半島以後，很有趣的跨過臺灣，傳到琉球，然後北傳，形成了一個麻的文化系統，這個麻的文化再從琉球回到臺灣來。另外亦有一種情形是麻跟原住民到臺灣來，所以這個麻的文化系統跟棉、藍染的系統不太一樣。

棉與藍染的系統是織成了布匹、布帛，成塊布料之後再去染色，而麻的文化系統是未成布之前織線先染色再織布。棉的染色系統傳到臺灣，但實際上我們看不到絞染、蠟染或者印花布，依照我所了解的是日本接受了棉與麻的兩個文化系統，因此日本進入臺灣以後，帶進相當多量糊染布（型染），因此許多平埔族、阿美族，以及部分泰雅族的傳統服裝上，若有拼接其他布料，正是日本的糊染布。此外在臺灣，就如同李老師所說的，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由染坊形成的重鎮，如鹿港、三峽的染坊因商業機制在舊建築上留下許多招牌，美濃則形成另外一種形式的地區，實際上染坊老街形成必須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是必須有通航的主要河道，讓來往的船隻靠岸進行貿易，漸而發展成商埠市街，以前艋舺式的小船，只能在內陸河航行。貿易品大部分是從中國進來，藍染用的胚布也是當時重要貿易品之一，因為布料都是貿易方式直接進來使用，臺灣無需種棉織布，大陸的織布工藝技術自然沒有隨之引進，因此臺灣的藍染工藝與織布技術就沒有同時發展。

第二個除了主要河道能夠通行貿易船外，附近一定有一條乾淨的溪流，因為無論是染色、漂洗，或者要浸泡、打靛，通通需要乾淨的水，基本上不採井水，因為井水礦物質比較高一點，河水的成分也與製靛、發酵建藍的用水有關聯，發展藍染當然需要有大量供水的條件。

第三個是鄰近有製靛產地供給染料，我們看到三峽整條街都是藍染工坊，是由於附近山

區大量栽植藍草，挖坑製靛生產，同時要用到許多石灰，石灰來自礦區，這些條件來源構成藍靛產品以及染坊染布產業。

另外一個有關當時種植藍草政策，日治時期的大正年間還生產高達百萬公頃，大正末年之後就急速消退，一直到臺灣皇民化運動以後幾乎停產，所以在整個產業的發展跟當時的政策、社會環境變遷有密切的關聯。種藍草的地方就是製藍靛的地方，製完藍靛以後有時候就往外頭銷售，我記得當時都是製成一個一個方塊，外銷到日本。

三峽鎮有意重建當時染坊情境調製染料，是否能找出傳統染缸？基本上我們所了解北、中部是用大型木桶，南部除了木桶外，部分地區似乎也有採用陶甕，可能跟日本埋缸藍染情況有些類似。我記得小時候在斗六與高雄彌陀鄉，印象中看過傳統染缸，目前這些染缸都找不到了。在金門看到的染缸是石頭打造，這與當地的產石材有關。剛才陳老師提到大陸自家用染色藍染木桶，其實木桶都不大。

我對藍染發生興趣是以前到中國西南地區、南通市考察開始，也非常的喜歡藍染布，蒐集了大陸、臺灣、日本、琉球、印度、墨西哥、印地安的藍染品，各地藍色都不太相同，可能是染料性質有別，染色技術差異，也可能是我保存不良，但是它永遠都是藍靛染。因最近大家在調查討論台灣傳統藍染文化，當我南下鹿港、斗六時，也尋訪這些藍染技藝。記憶猶新的是以前我祖母自己染衣服，當時買藍靛，半乾泥膏狀態的染料去染色。自己染衣服，因此存有藍靛，藍靛雖然乾了，但是她們知道如何調製助劑使其還原，把舊衣服放在桶裏重染一遍。尤其我們小時候黑球鞋洗到後來都泛白了，一般的方法就是拿鞋油跟黑墨調在一起塗刷，我曾接手過叔叔請祖母用藍靛染成新的球鞋，當我穿著一雙藍色的球鞋時，同學們的母親還來問我，這雙藍色球鞋在那裏買的？

以前我唸師大是公費生，每一年開學都會發一套卡其服，四年共有四套，第一套我們把它當做繪畫的工作服，第二套就把它拿去染色，第一次染藍色，最後把它染成黑色。記得當時由染匠使用藍靛在路邊當場染，並且用火升溫加速還原，因此在很短的時間就完成，為什麼我可以確定它是藍靛染？因為染液泛著一些不同的色光，與化學染料染色不同。剛才美濃鎮宋先生表示早期客家族群穿藍布衫，其實閩南族群也是穿藍染衣衫，要不然就是其他植物染料茜草、薯榔染色，藍染棉布一般當做常服、工作服，好一點外出服採用絲綢，並且加很多緞邊裝飾。

接著要跟各位報告的是，大家都知道整個台灣傳統工藝產業的大環境，已經跌落谷底，染織工藝更是早已沒有谷底可言，其實日本方面的傳統產業也發展的很艱難。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課題是一方面要面臨國際化，一方面要找回我們的傳統文化。而我們的地方特色、民俗文化以及傳統技藝是由生活環境被製作發展出來的，是涵蓋在整個文化系統裏頭。今日有關台灣發展傳統藍靛染色，基本上我覺得要設法使它變成一個振興工藝的項目，並非恢復傳統產業，因為具有特殊性、文化性、民俗性，或者地區風格的傳統工藝，應當將它當作工藝設計的取向來發展執行。

在振興的方法或課題上，不只是藍靛染料的取得與技術問題，這一方面建議交給專家執行，希望從業者能分售染料，不必每一個人都去重新製藍靛，因為這沒有多大意義。最重要的是我們如何把過去的美感經驗找回來，去轉化設計製作生活化藍染產品，也不要將藍染產品過於藝術化，因為某些工藝家似乎都希望做藝術品，藝術作品只要開過一次展覽，價位頓時提高，若再得獎，尤其國立傳統藝術中心這一類的傳統工藝獎項，使工藝作品變得十分高價不可攀。我希望未來藍染可以發展成為一個生活化，能結合現代生活樣式，使每一個人在

生活中都可以接觸，或是能提昇文化，具有新的審美觀。

其次是我們民俗情感的依歸與風貌的塑造，在整體生活表現上還有許多需要一併考量，如果只有一塊藍染布穿在上身，沒有裙、帽、領巾等搭配，或是一塊藍染桌布上擺的還是塑膠容器便當，也是不調合。所以整個這種生活文化環境都要思考安排，也不是只有藍染工藝，所有的工藝都可以重新被塑造風貌，重新被賦予定義價值，如此我們產業文化化，或文化產業化才有可能性，當然在文化產業化上基本是以少量多樣的生產型態發展。產業化發展中最重要的還有材料的提供，例如會場外佈置三條藍染梭織桌布，係苧麻與棉線藍染後織造，是經過設計及技術完成，亦有尺寸規格的安排，並非只是藍染一項可以獨立完成。染料、材料供應與技術之外，整個生活文化的理念與環境需要被塑造，至於如何塑造？我是覺得透過學校教育，透過政府政策機制，透過社區生活的培育，再加上我們這群熱忱關心的人，每一次被邀請座談會議就發表一些想法參加討論，漸漸地我想這個工藝環境重新發展必是一個新的型態。

我們知道日本有良好文化政策，譬如傳統產業工藝振興的「傳產法」，值得參考，還有日本的研究發展體制與方法也值得借重，以琉球為例，有很多具體措施，包括輔導辦法、經費補助、技術人才的長期培訓以及產品的展示推廣。不過在台灣工藝品展示活動很容易博物館化，博物館化並不是缺點，而是說我們展示目的不要脫離了整個生活文化的脈絡。染色工藝是重建生活文化過程中的一個標準，也是證明過去的歷史，因此在展示方面必須呈現當時的歷史背景、社會的情況、文化的脈絡，與我們現在的生活做一個結合，如果有全套完整的展示與願景建議，不管是在社區展示或是網路表達，都可以很快讓民眾了解，對整個政策形成上可能是一個比較有效的策略。

大陸過去雖然生產大量的藍染品，並且以外銷日本為主，但是形式風格已經老套，化學染料與現代紡織隨著發達的交通不斷深入，所以傳統藍染產量也逐漸萎縮之中。據我最近調查西南地區，有些專業區所生產的藍靛一斤人民幣才一塊八，價格低迷，因此改種小米、水稻。台灣人口密度非常高，在社區裏頭如何來經營藍靛染，是值得再三討論的，尤其我們面對著WTO，一旦加入國際世貿組織以後，台灣等於是沒有設防，世界各國的產品包括藍染布都可以進來，到時候我們如何因應，我沒有答案，請大家想想，謝謝！

四、與會人員發言

1、沈敏娟小姐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薦任技士

主持人、各位先進，大家好！簡單報告目前陽明山有關藍染推廣活動情形。

我們去年第一次辦理藍染之旅的活動，透過馬老師、陳老師、李老師以及各位先進的指導，十分成功，因此今年將再繼續推出一些相關活動。之前陳老師所講的一些看法正是我們最擔心的問題，也是我們必須去執行的，例如栽植復育的工作，陽明山公園園區裏面很多地方都有大菁植物，也有山藍製靛的「菁礬」遺跡，本處發現後也帶學員去參觀過。最近我們正規劃在大屯遊客服務站，由李瑞宗老師來協調成立一個藍染展示館，將藍染的史跡、藍草的生態等展示呈現，規模雖然不大，開館之後，希望各位先進前來指導，提供建議。我們希望將來把陽明山曾經發展過的藍染產業，每年辦理民眾的推廣教育活動。此外，我們計畫與陽明山地區的學校結合辦理相關活動，希望在這方面的推廣活動能夠請陳老師指導。

我們園區的義工在參與藍染之旅的活動之後，都期待陽明山地區以往輝煌的藍靛產業歷史，是否能以某些方式型態來重建復原？我們不太知道，今天來此聽講，也希望聽取各位建

議看法，謝謝！

2、黃文英老師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助理教授

大家好！我是任教臺南藝術學院應用藝術所，雖然我本身不太做藍染，但我從工藝研究所馬老師那邊學到很多技術，也率領研究生參加她辦的一些製作藍靛、藍染實習的課程。目前本所的染色課程由陳老師擔任，之前我們曾嘗試種藍草製藍靛，累積一些經驗。臺南縣有許多農業鄉鎮，希望將來能夠跟地方社區結合，向各位學習，發展一些比較有特色的藝文活動，也希望吸取陽明山、三峽相關活動的經驗，可以避免錯誤，使工作進行較為順利。謝謝！

3、翁立娃小姐 布農族麻打黑絲染織工坊

各位老師大家好！我在花蓮縣卓溪鄉古風村部落的工作室，從事布農族染織研究與推廣教學。在日本川島織物學校進修時，也學習許多植物染色，我希望能調查部落附近的植物染料，建立一個花蓮縣以布農族為主的植物染系譜，例如瞭解部落附近有哪些植物可以染色？一年之中哪個季節可以採收？可以得到什麼顏色？染出來的堅牢度如何？應用織布中織紋的色彩變化如何？剛才我也向李老師請教疑問，因我發現從外地學來的知識或研究心得，因文化不同，無法直接落實在部落裏應用，因此這些都是我今後要努力克服的課題。

此外，我在地方社區推動染織工作的時候，最大的問題就是人力配合方面，其次經費也是問題，定居部落的年輕人其實並不多，參與活動的意願也不高，當我有一些想法要討論推動時，往往缺乏人力配合，如果有較多人力去運作，不僅地方的工作室能夠生存，地方的特色也才能保存發展。我們的工作室對兒童方面，也就是下一代也有進行相關技藝文化教育，這些都是我們工作室的努力方向。謝謝！

4、胡嘉華小姐 中國女紅坊

今天的座談會是討論如何推廣藍染工藝，正好98、99年的時候，我去南通兩次參觀藍印花布的工廠，仔細參觀整個藍印花布的製程，看到如何上漿，如何用藍靛染料染色，如何刮漿，沒有想到今天在這個討論會聽到了我很熟悉，而且很喜歡的項目，所以我特別的高興。有機會我願意協助大家參觀南通藍印花布工廠，或是請那邊的師傅來指導技術。據我了解南通藍印花布生產已經沒落許多，尤其在大陸改革開放以後，市場變化激烈。沒想到今天在這裏看到台灣朋友如此喜歡藍染，希望與在座的各位一起來共襄盛舉，希望寶貴的藍染工藝不只是臺灣，包括大陸都不要消失，以免遺憾，謝謝大家！

5、羅文翠小姐 漢聲雜誌社編輯

今天原本是本社黃永松社長受到邀請參加座談會，因早已排定出差計畫無法前來，所以派我們編輯部幾位同仁來參加。我們雜誌社正在執行出版有關印染工藝技術文化的系列叢書，目前已經出了一本「夾纈」專輯，這是自大陸蒐集有關資料編輯成書，接下來要出版「藍印花布」一書，也就是刮漿染，這個部分將配合中國女紅坊近期展覽活動時一起推出，或許可能會延遲一點。因為大家對傳統染色工藝很有興趣，本社就從出版的方式推廣工藝文化，像這次各地社區已經展開一些藍草復育及製靛染色的工作，希望能集合大家的執行方法、成果、意見，進行整合編輯出版，以便傳播得更快更廣，在這邊還要向各位先進多多學習。謝謝！

6、闕寶如小姐

臺南藝術學院應用藝術研究所研究生

我覺得陳老師、馬老師兩位，對藍染技術研究得非常好，個人在學校應用藝術所研究創作，對工藝素材、文化我應該很謙虛的吸收。

比方剛剛江老師提到文化環境的問題，對於如何去轉化歷史因素？如何應用自然資源？然後把它發揮出來，我覺得這是很困難，很不容易的。江老師講的文化系統觀點很好，很清楚，但是如何跟生活搭配？如何走出傳統產業型態？如何採取限量的生產？以及材料的供應等等，都是很大的問題，沒有一定的答案，相信也沒有速成方法，我也不敢再問。

很高興在學校黃老師曾經安排，讓我們跟著馬老師、陳老師去採割藍草，學習沉澱法製藍靛染料，也感覺到天然的藍染跟化學藍染的確不同，也發現植物染色不是單純的色彩，有一種特殊的色澤美感。問題是，我不曉得在這個時代，我們如何去懷抱這個傳統技藝與文化資源？像翁立娃小姐能夠去身體力行實踐理想，非常不容易，令人欽佩。

感謝今天這一場座談會，分享各位先進的觀點經驗，讓我們了解很多，不過對未來發展，我希望江老師能不能再為我們多一些思考，幫我們找出一個明確的方向。謝謝！

五、問提討論

（發問：陳景林老師 回答：川人 美洋子小姐 翻譯：馬芬妹小姐）

1、日本種植蓼藍的田地需不需要休耕？

答：不需要，可以連續種植。

2、栽植蓼藍使用的是化學肥料還是有機肥料？

答：目前兩種都有使用，有機肥料應該比化學肥料效果好。藍草極重肥料，以前阿波藩時代為了提升蓼藍的色素成分，甚至將小魚曬乾來施肥。

3、上午播幻燈片時，看到沖取灰水之前丟了一些石頭在塑膠桶底，是什麼作用？

答：因為木灰的細泥容易塞住過濾布的細縫，所以放一些石頭，比較能夠過濾灰水。

4、製藍靛的時候，蓼藍可以用浸漚沈澱法嗎？還是全部都是堆積發酵法。

答：據本人所知，德島縣傳統製藍靛都是堆積

發酵法，沒有沈澱法，但是說不定也有人採用沈澱法。關於蓼藍使用浸漚沈澱法製藍靛應當沒有問題。

5、快速化學還原法使用的氫氧化鈉藥劑持續性如何？可以維持多長的時間？

答：使用氫氧化鈉每一次情況不一樣，因為要看染了多少布，平常是檢測pH值來設定，持續保持10.5的上下，不夠就加。

6、使用氫氧化鈉建藍的還原效果與採用木灰水傳統發酵建藍的差異性如何？各有何特色？

答：兩者可以說是完全一樣，因為被染物表面色測色相同，傳統發酵建藍氣味比較強一點。天然藍靛染被認為有抗菌或防蟲作用，這一方面日本有人正在研究中。

7、木灰用熱水淋過之後，需要浸多久才打開出水口濾取？

答：淋過之後攪拌，約10—20分就可以打開水龍頭讓灰水流下來。

六、主持人結語 翁徐得所長

剛才陳老師發表九項推展工作，在座也有「問題研究生」提了很多令人頭大的問題。臺灣本來在傳統工藝就存有許多問題，問題雖多，在座的不管是老師還是學生，只要我們有一分努力，就有一分成果出來，多辦理像這樣的交流座談會，應該可以提高大家的共識，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策略，因此我們還是有希望、有信心的。

臺灣在學校教育方面已經進步相當多，經費上也十分充裕，大家都知道臺灣社會要發展工藝的前景，第一個還是要落實學校的工藝教育環境，目前有數所大學成立相關研究所，但是大學部還是缺乏專門科系與完善設備的實習場所，也許再過幾年就會成立。因為工藝環境最重要的還是人才，我們需要培養更多的人才，才能塑造形成工藝環境。剛才聽到有一個小學要設染色工坊教室，這是很好的消息，如

果能以學校為中心，將資源、觀念、做法推展到社區，使每一個社區都有一個據點，這也是個建立基礎生根的好方法。

方才有一位去義大利學金工八年才回來的朋友，可見我們有些人十分喜歡工藝願意投入長久時間，在歐洲從事金屬工藝，據說生活還可以過得比較好一點，但是從事染織工藝，在生活上很難維持，最不好過的。台灣藍染工藝遠景還不清楚，但是還有這麼多人有興趣、有勇氣，花時間來參與討論，所以我們還是有希望的。

談到保存發展地方文化特色，必須先培養具有民族感情或者文化認同才能有獨特設計表現，也就是說首先願意像翁立娃小姐一樣，長時間投入一個社區，也許待上十年、二十年，感受臺灣各地生活環境、族群文化、傳統技藝、自然資源、文化氣氛，投入的時間與程度決定設計或創作的內容，屆時自然呈現當地的文化特色，也會創新產生新的文化與產品。我們要與大陸、印度或者其他地區競爭，創造新一代台灣藍染產品，就是基於上述人才培養與投入程度。剛才大家也有共識，認為工藝產品應該朝向生活化產品發展，不要僅做數件藝術品，或者只以展覽為目的，作品價格三級跳，把喜歡工藝的人都嚇跑了。生活化的產業工藝容易推廣，大家都能享用，更多人喜歡，水準才會提高，才会有更多人加入這個行業。

現在很多社區團體常說沒有經費、人才，我所知道像國立傳統藝術中心，有經費願意補助支援，但是必須先提出一個很好的計畫，又提出計畫後是否具備執行的能力？是否能依照進度完成結案？所以社區團體要體認申請補助辦理活動，第一個是周詳計畫，第二個是執行能力。除了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外，文建會中部辦公室也有充足的經費，要辦理鄉村婦女的手工藝訓練；原住民事務委員會也編列很多訓練的經費，都可以去申請。尤其是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施政重點，是發展傳統技藝與產業文化，

因此有很多機會。

像三峽鎮便有一個很大的建設振興計畫要執行，其中也包括文化資產維護的子計畫，這個計畫的主持人是行政院劉兆玄副院長，高層行政人員在上位主導計畫，一定有地方單位先提報整合計畫，審查通過後需要地方基層配合才能推動執行。現在政府機關人事都在精簡，不可能事事都靠政府站在第一線，仍然需要地方有一群人表示願意承辦才能落實。推動台灣藍染工藝，除了行政機關外，當然也要結合學術單位，才能全面發展，例如臺南藝術學院與美濃鎮很近，南二高與東西橫向快速公路已經完成，交通方便，如果能夠結合起來，就可以做出很多事情。藍靛染也可以朝向生活化產品來發展，設計服裝，穿在身上，走進街上，炫耀一下，推廣的實質功能應該會比較高一點，社區與學校可以考慮試辦小型活動，再由各地的文化中心展覽。我要強調的是地方上一定要有幾位意願極強，願意出來整合共識、溝通、承擔、執行者。目前地方縣市政府、鄉鎮公所都十分重視發展地方產業，發展地方文化特色，這是一個好現象。

臺灣面臨外來競爭的一個關鍵點，便是我們產品的設計開發能力，應用傳統植物染料工藝染色的觀念在台灣方才興起，許多人有興趣卻對相關工藝技術不了解，也無從設計，遑論開發產品。其實有特色的產品設計更需要實務工藝技術配合，需要親自動手嘗試，才能知道其中特性原理，才能產生變化或創新設計，也才有基本的競爭力，這點是很重要的，值得大家仔細深思。

我認為將來需要更多同時具有傳統文化修養與深入思考設計的年輕一代去開發有競爭力的產品，才有附加價值能與外來產品競爭，也要培養一般民眾認識體會工藝產品的文化價值與內在的感情因素。

今天的座談會，非常謝謝各位的參與，大家都辛苦了。

七、川人 美洋子小姐 致詞 馬芬妹譯

今天上午在這裏發表演講「日本德島縣的藍染工藝」，認識許多愛好藍染工藝的台灣朋友，下午又與大家一起參加「台灣藍染工藝發展」的座談會，覺得大家對於此項議題關心深入，參與層面相當廣泛。有多位老師、研究者、年輕的學生、社區團體，也包括藍草藥用研究教授，包括工藝教育學者、包括從事傳統技藝的朋友，還有大陸來的朋友，提出許多好的意見，帶來多方面訊息，對我而言真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機會。

德島是日本的地方小縣，雖然有非常好的傳統產業，但也面臨了一些危機，今天來到這邊學習非常多，今後如果有機會，只要是對藍染方面有研究興趣，或對德島的工藝技術有興趣，歡迎大家到德島來交流。對於今日有如此的機會參與學習，心中充滿了感謝。謝謝！

八、大陸藍染憂思錄（以傳真文發表）

劉道廣教授

南京市東南藝術大學、傳統藍染文化研究

藍染工藝是一項產業，同時也是一門藝術，所以藍染受到手工業者和藝術家的雙重關愛。我在大陸藝術院校講授「中國工藝美術史」課程近二十年，深感遵從歷來習慣，把「藍染」的重點只放在「藝術」方面的不足。因為作為工藝美術中的項目，是需要有相應社會生產作鋪墊的，如果不去注意它在社會生活中的「生命力」狀態，眼見它從現實中漸漸消退，仍然只在工藝史中侈談其「圖案」，畢竟意義極其有限。

一、現狀之憂

藍染業在明代開始興盛發展，其原因是江南棉紡業生產規模日益擴大，漸有「衣被天下」的能量。同時政府徵調賦稅又以「藍青大布」為主項，民間普遍以「青藍」為服裝色。到了

清代，藍染手工業更是發展迅速，產量大幅增加，品質也日益提昇，藍染業在晚清的發達，一度使英商的紡織品傾銷大陸發生困難，以至英國政府派員專門對中國藍染業進行調查，調查結果曾發表於當時的「泰晤士報」。

民國初期各地興辦實業，藍染產業便是其一。首先在藍草種植方面講求科學性，有關研究者分別在浙江、江西、陝西和東三省作詳細調查，浙江還建有製造土靛的工廠，進行科學化方式種藍草和製取藍靛。

1949年之後，大陸進行土地改造與私營企業改造，土地改造把鄉村土地統一管理，種植作物被納入計畫經濟範疇，藍草種植面積自此銳減。而對私營企業改造的結果是把所有企業改為「公私合營」，原先的企業法人的「小業主」或「資本家」，失去企業生產項目的決定權。與此同時，化學染料也在大力推廣，使得土靛藍染迅速被合成硫化藍取代。到了今天，就我所知，只有一定數量的「藍印花布」在江蘇南通、浙江桐廬等地生產，實際上當地多已使用化學染料。湖北天門市曾是華中地區最有代表性的藍印花布的地區，現在連一家天然藍靛染的作坊都沒有，可以說是連根鏟除，能做一點藍印花布的據說只有三個小村子，而且還是用硫化藍。一直盛傳保留傳統土靛藍染的湘西地區，據我在1999年10月的實地調查中，也清楚地被告之這一傳聞只具「宣傳」意義而已。

現在還在用藍草製取土靛藍染的地方，主要是西南少數民族聚居區，即貴州、雲南、廣西三地，三地的傳統藍染產業發展略有不同社會形態。貴州、雲南已經把藍染，如蠟染、紫染產品被當做觀光旅遊紀念品來發展，藍染品既是「生活用品」，又是「民俗藝術品」，也是「紀念品」，和它本來的傳統面貌、生活形態相去日遠。廣西壯族的藍染因為沒有被當地政府納入旅遊紀念品發展，仍然是日常生活形態，種木藍製靛；瑤族以採集野生山藍為主，

近年來有少量種植，掘坑打靛，自行藍染，而「藍靛瑤」盛名，已足以說明該支系瑤人是「藍染專家」。

儘管如此，我們也看到，少數民族的服裝也越來越遠離藍染。我專門尋訪的兩個「藍靛瑤」村寨，只見過一人穿著藍染的民族服裝，其餘大都穿著大路貨的「西服」（當地稱為漢裝）或夾克衫。更有兩位土家族族女大學生對我說，現在都不穿這些衣服了，言語間流露的是一種鄙視的神氣。所以在我的調查中也知道上述地區的藍染正從生活層面迅速消失之中，廣西靖西縣的墟日市集裏，還偶爾見到少量的土靛出售，但買者寥寥，其命運恐怕也是來日無多了。

藍靛染正在越來越遠離普通民眾的生活，現狀堪憂。

二、技術與市場之憂

藍染首先要採藍葉（木藍、菘藍、山藍等）通過浸漚發酵法（此法在台灣又稱沈澱法）取靛，這一方法需掌握好水量與葉量比例、溫度和發酵程度的適當關係、打靛時間起藍泡沫（靛花）的情況、加入蟻灰（或消石灰）的重量（註：浙江白石鎮赤水垌村在停止打靛花後還要加入若干食用油），這期間都有一定的關聯。至今為止，所有種植藍草打靛的農民仍然是憑經驗幹活，技術要領只能意會無法言傳。浙江赤水垌村打靛一定要在天亮前完成，原因是天亮見光後，會影響對沉澱液面顏色的觀察，不能確定投入礪灰的數量和打靛時間，這樣一來就增加不必要的神秘感，使得後學者難以捉摸，妨礙了技術傳承。其次，打靛時要用力擊攪水面，明代文獻就記載是由「力士擊杵」，至今仍是如此，體力消耗巨大，也使現代社會的「新人類」、「另類人」承受不起苦活，而視若畏途，沒有多少年輕人願意學習接班。浙江赤水垌村的錢勝華先生幾代製靛，是當地公認的製靛高手，但是他的後代卻沒有一人願意

另謀他業了。

就是在西南地區，種藍製靛業的後繼乏人，也是極為普遍的現象，因此這一方面的技術斷層，正在日益擴大，前景堪虞。

當然，深究起來，種藍製靛及整個藍染的生存危機，原因還是市場的滑坡現象所致，現代紡織品花色品種的不斷翻新，狂轟濫炸式的廣告炒作，使消費者眼花瞭亂，傳統藍靛染業的人力成本相對居高不下，自然逐漸萎縮也是理所當然之事。即使是今日，偶有一、兩家服裝公司推出藍染作品，如服裝、陳列飾物，其價格也不具有競爭力，例如用硫化藍染色的藍印花布夾襖一件標示人民幣888元，普通民眾莫說買不起，就是買得起也會轉而去買其它的時髦服裝。而喜歡藍染人士也未必會對硫化藍染產品認可，湘西某名家藍染作品每件上千元，更是大大超出當地消費水準。

藍染本是植根於普通民眾生活中的產業，一方面紡織市場新品出陳翻新，競爭激烈；另一方面用土靛藍染成本偏高，化學藍染則人為炒作價格，都使民眾遠離傳統藍染品，藍染業正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之中。

三、藍染工藝未來之思

綜觀藍染業的過去和現狀，藍染業從藍草種植過程中，有要求土質肥沃、多水源的特點，製靛技術繁複而累人，建染過程又有發酵等技術性強的關卡，初學者要掌握全過程有一定難度。從市場上說，消費群受「流行色」、「新款式」影響，有追求流行風的心理，而藍染業者缺少整體經營觀念，以及能配合具有追求美學理念的服裝設計師，凡此種種，都是造成藍染業日漸凋零的原因。

但傳統藍染在生活服飾品味、人類環境保護以及體現審美意味諸方面，都具有其它色染或化學染色不能取代的特色。如何在現實生活環境中塑造藍染業的「人文」形象，不僅是提升商業意義，也是一項頗具文化教育意義的事

業。我身居大陸，深知辦事機制之特色，從1997年起就和幾位有同感者，搜尋適當方式，不斷接觸政府各個方面，可說是屢戰屢敗，同時又堅持屢敗屢戰想法，至今日初有端倪，略述於後，聊向諸位專家學者報告，並期教誨。

大陸城市社區雖然陸續出現，但從機制上說尚不具備獨立經營管理藍染作業的組織。而幼兒教育因為提倡素質教育，許多幼稚園把藝術與手工勞作列為重點，現行政策又要求幼稚園自辦企業實體。我們遂以此為契機，和一家較熟悉的小區幼稚園多次接觸，該園由新加坡獨資開發管理，但也對外招生，相互深化信任感之後，初步計畫建立「傳統工藝坊」，把藍染作為第一項實施內容。先從外地購買土靛，由藍染技師發酵還原，技術指導浸染。藍染以紮染為主，從簡單的紮法開始，以小幅織物如手絹、絲巾類紮染，待經驗稍加豐富後，打算與服裝設計師合作，紮染夏季薄裙、上裝、蝴蝶披（南京市夏季騎車女士防曬披護雙臂的絲巾），或與室內裝飾師合作，紮染藍色系列室內裝飾布。第一批學員是幼兒教師，其後則要從幼兒教學領域向社會拓展，吸納民眾參與藍染活動。也邀請媒體友情配合，宣傳報導藍染手工技藝傳承，著重「環保意識」和「素樸為美」的審美引導。此外，在幼稚園場外活動地試種木藍，為以後小批量採藍打靛的傳統手工勞作，創造環境條件。

為了實現上述初步計畫，還準備操作性的一些細則，整個作坊用地將在今年7月1日後改造整理，目前仍屬籌備時期。希望此項計畫能發展順利，既使藍染在服裝、紡織品方面保持自己應有的清新活力，又能使藍染手工作業演繹為社區休閒文化的一項內容，還要使藍染的素樸之美永駐幼兒審美情趣之中。

新世紀藍染文化方才開始，仍須加強努力。